

出土先秦鑿策研究

张 玲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关键词) 先秦时期 鑿策 御马器

(内容提要) 鑿策是一种以刺或钩的手段控制马前进速度与节奏的工具。系统梳理了国内出土的先秦时期鑿策,共计40件(套),包括策鑿和握手。策鑿按形制不同分为A、B两型。A型策鑿有弯钩,为骑、乘两用之器,盛行于殷墟时期,最早出现在郑州地区,其后流行于安阳地区。B型策鑿无弯钩,多用于驾乘,使用时间为西周中期至秦,流行于陕西及豫西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1.3 K8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24)03-0057-11

DOI:10.16422/j.cnki.1001-0483.2024.03.004

Key words: Pre-Qin period Zhuice (Spiked Whip) Horse-controlling Device

Abstract: The zhuice (spiked whips) is a tool used to control the forward speed and rhythm of a horse by stabbing or hook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excavated pre-Qin Spiked whips in China, totaling 40 pieces (sets), including cezhui (horsewhip spike) and grip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shapes, cezhui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 and B. The A type cezhui have a curved hook, which is a dual-use tool for riding horses and driving carriages. They were prevalent during the YinXu period, first appearing in the Zhengzhou region and then became popular in the Anyang area. The B type cezhui lack curved hooks and are mainly used for driving carriages. They were used from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Qin Dynasty, and were popular in the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Henan Province.

《列子·说符》云“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鑿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许慎注“马策端有利锋,所以刺不前也。”张湛注“鑿,杖末峰。”^①《淮南子·道应训》也记有白公胜倒拄杖策将面颊戳穿的事件,高诱注“策,马锤,端有针以策马,谓之鑿。”^②以上记载说明,鑿策即策端有利锋者,以促马前行。对于文献记载的装鑿之策,在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出土之后,学者们对其有进一步了解。孙机将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出土的装刺之策与文献中记载的鑿策联系起来,将此类器物辨识出来,并对其功用进行了初步探讨^③。井中伟结合小屯M164出土的策端玉鑿,重新审视这一类带有锐利弯钩和尖刺器物的功能,认为它们是策柄上的配件,即“鑿策”,文中还对东周至秦汉时期无弯钩之鑿策进行了简单梳理和分析^④。以往考古发现中对此类器物多缺乏准确辨识,研究也不够深入,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国内出土的先秦时期鑿策,对其形制演变、区域分布等进行尝试性研究。

一、先秦时期鑿策的发现情况

20世纪30年代,安阳小屯M164出土1件鑿策,包括玉策鑿、玉握手(尾端饰件)、木杆部,根据器物出土位置,复原的策柄通长约57.5、截径1.4~1.5厘米^⑤。玉策鑿M164:R9119;13:2830,呈戟状,刺部作圆锥形,前尖后粗,非常锐利。中间有一圆箍,箍下旁出一弯钩,截面呈四棱形,本粗末锐。器物本部之下有一椭圆形榫,榫上有一圆穿。器物全长8.2、箍径1.25、弯钩横长3.37厘米。玉握手M164:R9041:3;13:2844,状如瓶口木塞,上端平齐,下端半球形突出,中有一穿,

向内的一端大,向外的一端小,器长2.6厘米。策杆木制,长约50.3厘米,饰有金叶和绿松石,装饰十分华丽。从共存的器物看,鍤策的年代约在殷墟二期^⑥。

1954—1955年,郑州人民公园C7M21出土1件铜策鍤C7M21:6^⑦,报告称为“铜鍤”,呈上细下粗的圆筒形,圆筒上端有一长锥形锐尖,中部靠上有一弯钩。通长10、釜口径1.1、钩长3.1厘米。根据共存陶器和铜戈看,年代在殷墟一期晚段^⑧。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的发掘中,M2717出土1件骨策鍤M2717:142,报告称为“管形器”,器身似管,径小的一端含有圆柱形的小骨器,染铜绿色,长5.3、最大径1.4厘米,年代在战国初期^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殷墟西区墓葬发掘中,M781出土1件铜策鍤M781:1,尖锥形,旁有一弯钩,圆釜,釜内插一竹管,长12.4厘米,年代相当于殷墟四期^⑩。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M7出土1件铜策鍤M7:8^⑪,简报称为“管状器”,长4.7、直径1.1厘米,冒端有锥状突起,釜口穿孔,年代在西周中期^⑫。

1977—1978年,鲁故城遗址的发掘中,M48出土1件铜策鍤M48:61^⑬,报告称为“带锥器冒”,圆筒形。一端有穿,另端有方锥,通高4.7厘米,年代在春秋早期^⑭。

1980年,信阳罗山天湖墓地M12出土1件铜策鍤M12:16,简报称为“铜冰穿”,圆釜,下部有穿,顶端有一长锥形锐尖,中部有倒弯钩,长13.8厘米,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⑮。

1980年,陕西凤翔西村墓地S1(80M118)车马坑车舆前出土1件鍤策,策杆顶端安有铜策鍤80M118:37,呈圆锥形,锋较圆钝,长1.8、径0.25厘米,出土时套有骨帽,与铜鍤锈在一起。柄端另安有骨握手及骨箍。策杆已朽残,残长33、直径1厘米,表面先涂以棕褐色漆作为底色,然后用红漆髹饰相间的带纹。根据共存的器物看,年代在战国早期^⑯。

1980年,秦始皇陵封土西侧车马坑中的两座铜车马上各发现1件铜鍤策。一号铜车马铜鍤策通长75、径0.5~0.7厘米,体呈圆柱形,竹节状,共6节,通体彩绘流云纹。其顶端有一长0.9、径0.25厘米的尖锥,在距下端6厘米处贯一横钉作为挡手,挡手以下为手握持处。二号铜车马铜鍤策通长74.6、径0.55~0.8厘米,亦呈竹节状,共6节,通体彩绘流云纹。顶端尖锥形制与尺寸同前件,距下端5.7厘米处有一圆孔,孔内贯一长1.4、径0.2厘米的铜钉,钉两端微曲显露于外边形成一横挡,以下为握手。这2件铜鍤策的年代在秦代^⑰。

1983—1986年,张家坡墓地M273和M319各出土1件铜策鍤。策鍤上部为实锥尖,锥尖断面呈圆形或三角形,下部呈短管状,两侧有对穿小孔,报告称为“铜鍤”。其中,M273:25,尖刺呈圆锥状,通长3.8、釜长1.8、釜径1.4厘米;M319:5,尖刺呈三棱形,釜内残留有木柄痕迹,通长3.5、釜长1.9、釜径1.7厘米。从共存器物看,M319:5年代在西周晚期晚段(宣、幽时期),M273:25年代为西周时期^⑱。

1986年,山西长治武乡上城村墓葬出土1件铜策鍤,简报称为“锥形器”,锥状,中部有一弯钩,釜部呈六边形,通长9.5、釜径1.5厘米,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或偏晚^⑲。

1991年,信阳罗山天湖墓地M57出土1件铜策鍤M57:32,近四棱形铤,柄部为圆柱形,锥锋有倒弯钩,钩尖残,长7.8厘米,年代相当于殷墟三、四期^⑳。

1981年以来,滕州前掌大墓地经过数次发掘,其中,1998年发掘的BM9出土1件铜策鍤BM9:25,报告上称为“衡末饰”,锥状,器身中间有一周凸棱将尖锥部分与釜部分开,釜部有一倒钩,靠近釜末端有直径为0.35厘米的对穿圆孔。全长13.7、釜长6.1、釜口径2厘米,年代在殷墟四期^㉑。

1990—1991年,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M2008和M2009出土12件铜策鍤和10件铜握手。策鍤出土时与车马器共存,报告称为“圆釜锥形饰”,上部为实锥尖,锥尖呈菱形或三棱形,下部为圆形釜,两侧或有一钉孔,釜内有朽木。M2001出土1件铜策鍤M2001:429,釜口残损,锥尖呈菱形。残长5.2、釜径1.6厘米,年代在西周晚期晚段(宣、幽时期)^㉒。M2008出土1件铜策鍤M2008:57,锥尖为三棱形,通长5.3、釜径1.6厘米,年代为西周晚期^㉓。M2009出土铜鍤策10件

(套), 策鋳锥尖为三棱形。M2009:626-1, 残长 6.8、釜径 1.6 厘米。M2009:626-2, 残长 6.5、釜径 1.5 厘米。铜握手整体呈蘑菇状, 下部近圆饼状, 上部为圆形釜, 两侧有对称的方形小钉孔, 釜内残存有朽木, 报告称其为“蘑菇状帽首”。M2009:605-1, 长 3.6、下端径 2.5、釜径 1.6 厘米。M2009:605-2, 长 3.8、下端径 2.5、釜径 1.5 厘米。从共存器物看, 年代在西周晚期晚段(宣、幽时期)²⁴。

2003—2004 年, 孝民屯 NM155 出土 1 件铜策鋳 NM155:3, 报告称为“铜鐻”, 尖锥形, 圆形釜, 上半部有凸棱一周, 旁出一弯钩。通长 11.5、钩长 2.7、釜径 1.8 厘米, 年代在殷墟二期偏晚阶段²⁵。

2005 年, 殷墟范家庄东北地 M4 出土 1 件铜策鋳 M4:33, 简报称为“杖首饰”, 圆锥形, 下部有釜, 釜内残存木柄痕迹, 釜外有布痕, 中部一侧有弯钩, 上部为锥尖, 长而锋利, 通长 12.7、釜径 2 厘米。该墓随葬 1 件铜策柄 M4:13, 长条圆筒形, 一端旁有半环形耳, 长 23.2、直径 1.2 厘米, 与弓形器 M4:14 共存, 位于棺内西侧。策鋳 M4:33 位于棺内东南部, 推测其与策柄 M4:13 应该不是配套使用。根据共存器物看, 年代为殷墟二期偏晚阶段²⁶。

2005 年,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 M27 出土 1 件铜策鋳 M27:488, 报告称为“钻头”, 上端为三棱锥状, 锋尖锐, 下端为圆管状, 中部有一穿孔, 用于固定木柄。通高 5.2、釜径 1.3 厘米, 出土时釜内残存朽木, 年代在春秋早期偏早阶段²⁷。

2006 年, 荥阳小胡村墓地 M28 出土 1 件铜策鋳 M28:9, 整体近圆锥形, 前端钝尖, 中部靠上有箍, 箍下旁出一弯钩, 有上下刃, 釜部为圆形, 有两对称圆穿, 出土时釜内有朽木。通长 11、釜径 1.9 厘米, 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²⁸。

2007 年,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西区 M18 出土 1 件铜策鋳 M18:22, 略成笔帽状, 平顶, 顶上有锥尖形刺, 器腰弧束, 近釜口部有圆形铆钉孔。通高 2.8、刺长 0.8、釜径 1.4 厘米, 出土时存有约 50 厘米的木柄朽迹。根据共存器物看, 年代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²⁹。该墓地南区 M28 出土 3 件铜策鋳和 3 件铜握手(尾端饰件)。策鋳下部呈短管状, 顶端呈三角形锥状, 有穿。出土时釜内还存有木柄痕迹。M28:90, 通长 3.8、刺长 1.6、釜径 1.2、木柄残长 50、径 1.3 厘米。M28:44, 通长 4.5、刺长 1.5、釜径 2.8、径为 1.8 厘米, 釜部有小长方形穿, 出土时保存有一段朽木痕迹, 长 50、粗径 1.6 厘米。铜握手呈小蘑菇形, 茎部呈短圆管状, 素面无纹饰, 出土时管内有朽木痕, 报告称其为“蘑菇形铜饰”。M28:50, 通长 3.4、釜径 1.4、帽径 2.4 厘米。M28:89, 通长 3.8、釜径 1.4、帽径 1.5 厘米, 釜内的木柄朽迹长 11、径 1.1 厘米。从共存器物看, 年代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³⁰。

2012—2013 年, 在南阳夏饷铺墓地发掘中, M6 出土铜策鋳 2 件(套)。M6:9、10, 仿竹策, 铸成竹节状, 包括铜策鋳和铜握手(尾端饰件), 握手粗, 呈蘑菇状, 策鋳细, 前端装尖锥³¹。M6:9 策鋳长 4.9 厘米, 有三角形镂空装饰, 握手长 3.7、直径 3 厘米, 出土时有长约 110 厘米的扁圆木柄。M6:10 策鋳长 4.6、握手长 2.9、直径 2.4 厘米。根据共存器物判断, 年代在春秋早期³²。

2016 年,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 I M32 东侧车马坑 I K32 一号车舆前出土 1 件铜策鋳 K32:7 和 1 件骨握手(尾端饰件) K32:8。铜策鋳简报称为“骨管”, 顶端铜鋳部分呈圆锥形, 锋头尖锐, 插在骨管上, 骨管横截面呈圆形, 中空, 两头大小不一, 长 3.1 厘米。骨握手 K32:8, 简报也称为“骨管”, 横截面呈圆形, 中空, 两端粗, 中间细, 长 2.9 厘米。从 I M32 随葬器物看, I K32 的年代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或可定为两周之际³³。

2017 年, 陕西澄城刘家洼 M6 出土 1 件铜策鋳 M6:167, 下部呈短管状, 上端有四棱锥状刺, 釜内存有木柄朽痕。通长 4.7、刺长 1.4、釜径 3.3、径 1.2 厘米, 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³⁴。

安阳市博物馆馆藏 1 件青铜策鋳, 简报称为“鐻”, 整体近锥状, 下部有圆釜, 旁有一弯钩, 鋳尖残, 年代属于商代晚期³⁵。

二、鍔策形制及年代分析

目前共收集到先秦时期出土鍔策 40 件 (套), 鍔策的配件主要包括策鍔和握手 (尾端饰件) (表一)。

表一 先秦时期策鍔、握手统计表

出土地点与器物号	年代	单位性质	目前出土位置	器物形制	通长 (厘米)	直 (鍔径) (厘米)	钩长 (厘米)
郑州人民公园 C7M21:6	殷墟一期晚段	墓葬	棺内靠西部	Aa 型铜策鍔	10	1.1	3.1
荥阳小胡村 M28:9	殷墟二期晚段	墓葬	棺内南端, 与弓形器共存	Aa 型铜策鍔	11	1.9	
安阳孝民屯 NM155:3	殷墟二期晚段	墓葬	棺内南侧 (墓主头西侧)	Aa 型铜策鍔	11.5	1.8	2.7
安阳范家庄 M4:33	殷墟二期晚段	墓葬	棺内东南部, 与弓形器、铜策柄共存	Aa 型铜策鍔	12.7	2	
罗山天湖 M12:16	殷墟二期	墓葬	椁内东侧	Aa 型铜策鍔	13.8		
武乡上城村商墓	殷墟二期或偏晚	墓葬	墓主头前, 与钉齿銜共存	Aa 型铜策鍔	9.5	1.5	
殷墟西区 M781:1	殷墟四期	墓葬		Aa 型铜策鍔	12.4		
滕州前掌大 BM9:25	殷墟四期	墓葬	棺内右腿骨处, 与钉齿銜共存	Aa 型铜策鍔	13.7	2	
安阳博物馆馆藏	商代晚期	不详	不详	Aa 型铜策鍔	不详		
罗山天湖 M57:32	殷墟三、四期	墓葬	椁内西侧中部, 与弓形器共存	Ab 型铜策鍔	7.8		
安阳小屯 M164:R9119; 13:2830	殷墟二期	人马合葬墓	墓内东南部, 与钉齿銜、弓形器等共存	与 Ab 型铜策鍔形制相同的玉策鍔	8.2	1.16 ~ 1.33	3.37
灵台白草坡 M7:8	西周中期	墓葬		Ba 型铜策鍔	4.7	1.1	
张家坡墓地 M319:5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与车马器共存	Ba 型铜策鍔	3.5	1.7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626-1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椁室, 与马镳、马衔、𨾏等车马器共存	Ba 型铜策鍔	残长 6.8	1.6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626-2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椁室, 与马镳、马衔、𨾏等车马器共存	Ba 型铜策鍔	残长 6.5	1.5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8 件未编号)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椁室, 与马镳、马衔、𨾏等车马器共存	Ba 型铜策鍔	不详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429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椁室东侧, 与马镳、马衔、銜铃、𨾏等车马器共存	Ba 型铜策鍔	残长 5.2	1.6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8:57	西周晚期	墓葬	椁室东南部, 与马镳、马衔、𨾏等车马器共存	Ba 型铜策鍔	5.3	1.6	
张家坡墓地 M273:25	西周时期	墓葬		Ba 型铜策鍔	3.8	1.4	

续表一

出土地点与器物号	年代	单位性质	目前出土位置	器物形制	通长 (厘米)	直(釜) 径(厘米)	钩长 (厘米)
南阳夏饴铺 M6:9	春秋早期	墓葬	椁室西侧,与马镳、马衔、𦘒、銜铃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4.9	3	
南阳夏饴铺 M6:10	春秋早期	墓葬	椁室西侧,与马镳、马衔、𦘒、銜铃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4.6	2.4	
鲁国故城乙组 M48:61	春秋早期	墓葬	椁室东侧,与马镳、马衔、𦘒、銜铃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4.7		
韩城梁带村 M27:488	春秋早期早段	墓葬	椁室东侧,与马镳、马衔、𦘒、銜铃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5.2	1.3	
韩城梁带村 M18:22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东侧,与马镳、马衔、𦘒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2.8	1.4	
韩城梁带村 M28:90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与马镳、马衔、𦘒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3.8	1.2	
韩城梁带村 M28:44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与马镳、马衔、𦘒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4.5	1.8	
韩城梁带村 M28 (未编号)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与马镳、马衔、𦘒等车马器共存	Ba型铜策𦘒	不详		
澄城刘家洼 M6:167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散落在铜鼎中,与骨小腰共存	Ba型铜策𦘒	4.7	1.2	
礼县大堡子山 I K32:7	两周之际	车马坑	车舆前侧	Bb型铜策𦘒	3.1		
凤翔西村 80M118:37	战国早期	车马坑	车舆前侧	Bb型铜策𦘒	1.8	0.25	
洛阳中州路 M2717:142	战国初期	墓葬	与戈矛和鹿角共存	与Bb型铜策𦘒形制相同的骨策𦘒	5.3	管径1.4	
秦始皇陵一号车	秦	车马坑		Bb型铜策𦘒	0.9	0.25	
秦始皇陵二号车	秦	车马坑	右服马后蹄处的地面上	Bb型铜策𦘒	0.9	0.25	
安阳小屯 M164:R9041:3; 13:2844	殷墟二期	人马合葬墓	墓内东南部,与钉齿衔、弓形器等共存	玉握手	2.6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605-1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椁室,与马镳、马衔、𦘒等车马器共存	铜握手	3.6	1.6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605-2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椁室,与马镳、马衔、𦘒等车马器共存	铜握手	3.8	1.5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8件未编号)	西周晚期晚段 (宣、幽时期)	墓葬	椁室,与马镳、马衔、𦘒等车马器共存	铜握手	不详		

续表一

出土地点与器物号	年代	单位性质	目前出土位置	器物形制	通长 (厘米)	直 (釜) 径 (厘米)	钩长 (厘米)
南阳夏饷铺 M6:9	春秋早期	墓葬	与 M6:9 策鋸配套, 位于 椁室西侧	铜握手	3.7		
南阳夏饷铺 M6:10	春秋早期	墓葬	与 M6:10 策鋸配套, 位于 椁室西侧	铜握手	2.9		
韩城梁带村 M28:89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 与马镳、马衔、 害等车马器共存	铜握手	3.8	1.5	
韩城梁带村 M28:50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 与马镳、马衔、 害等车马器共存	铜握手	3.4	1.4	
韩城梁带村 M28 (未编号)	春秋早期晚段	墓葬	椁室, 与马镳、马衔、 害等车马器共存	铜握手	不详		
礼县大堡子山 I K32:8	两周之际	车马坑	车舆前侧	骨握手	2.9		
凤翔西村 80M118:17	战国早期	车马坑	车舆前侧	骨握手		1.8	

(一) 策鋸

先秦时期策鋸包括玉质、铜质、骨质三类, 其中, 数量较多的铜质策鋸依有无弯钩分为两 A、B 两型。

A 型: 10 件。顶端呈上锐下粗的圆锥形, 其下旁出一锐利弯钩。根据安装方式不同, 可分为两个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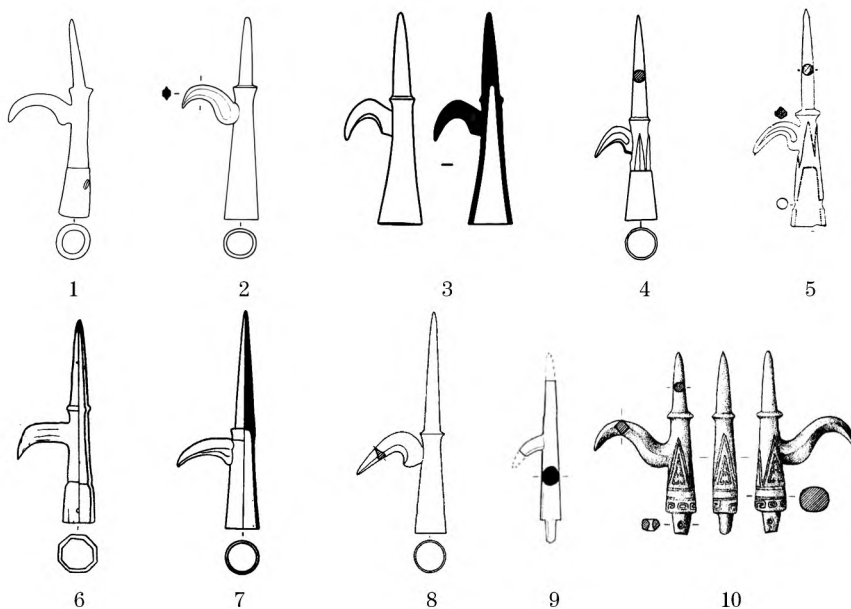
Aa 型: 9 件, 本部为釜孔, 器身中部有圆箍, 近釜口处或有对穿圆孔。郑州人民公园 C7M21:6、安阳范家庄 M4:33、罗山天湖 M12:16 等均属于此型 (图一, 1—8)。

Ab 型: 1 件, 罗山天湖 M57:32, 本部为棒状, 器身中部无圆箍。锥尖及弯钩尖部残 (图一, 9)。与此亚型形制相同者还有安阳小屯 M164 出土的 1 件玉策鋸 M164:R9119; 13:2830 (图一, 10)。

B 型: 28 件, 略成笔帽状, 顶端尖锥状, 其下无弯钩。根据制造安装方式不同, 可分为两个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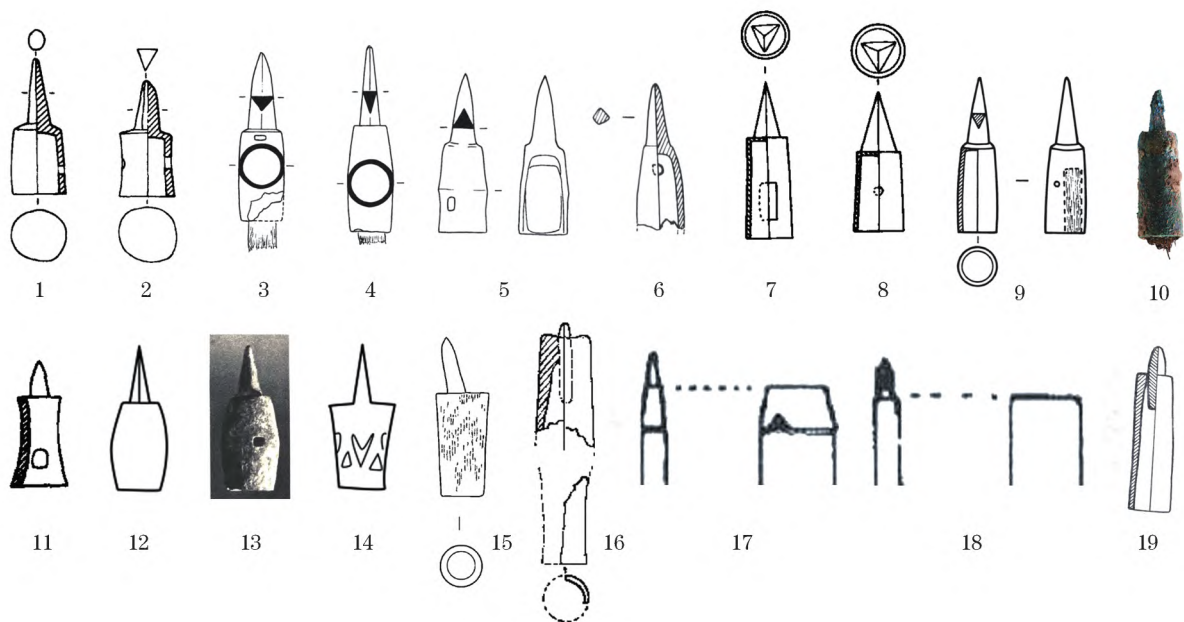
Ba 型: 24 件, 锥尖和铜管合铸, 连为一体。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429、韩城梁带村 M18:22、韩城梁带村 M28:90 等属于此型 (图二, 1—14)。

Bb 型: 4 件, 鋸尖单



图一 A 型策鋸

1—8. Aa 型铜策鋸 (郑州人民公园 C7M21:6 荥阳小胡村 M28:9 安阳孝民屯 NM155:3 安阳范家庄 M4:33 罗山天湖 M12:16 武乡上城村商墓 殷墟西区 M781:1 滕州前掌大 BM9:25) 9. Ab 型铜策鋸 (罗山天湖 M57:32) 10. 与 Ab 型形制相似的玉策鋸 (安阳小屯 M164:R9119; 13:2830)



图二 B型策鏃

1—14. Ba型铜策鏃(张家坡 M273:25 张家坡 M319:5 三门峡 M2009:626-1 三门峡 M2009:626-2 三门峡 M2008:57 三门峡 M2001:429 韩城梁带村 M28:44 韩城梁带村 M28:90 韩城梁带村 M27:488 澄城刘家洼 M6:167 韩城梁带村 M18:22 南阳夏饒铺 M6:10 鲁国故城乙组 M48:61 南阳夏饒铺 M6:9) 15—18. Bb型铜策鏃(礼县大堡子山 I K32:7 凤翔西村 80M118:37 临潼秦始皇一号铜车马 临潼秦始皇二号铜车马) 19. 与Bb型形制相似的骨策鏃(洛阳中州路 M2717:142)

制,插入策柄,或冒以骨帽。有2件系策鏃插入骨帽。礼县大堡子山 I K32:7、凤翔西村 80M118:37 等属于此式(图二,15、16)。与此形制相同者还有洛阳中州路 M2717 出土的1件骨策鏃 M2717:142(图二,19)。另有2件系策鏃直接插入策柄,秦始皇一号铜马车策鏃和二号铜马车策鏃属于此式(图二,1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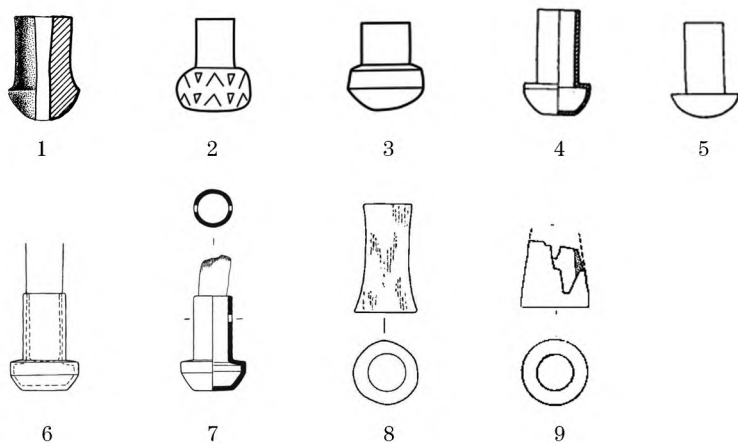
(二) 握手(尾端饰件)

先秦时期鏃策的握手包括玉质、铜制和骨质三类。

玉质 1件,安阳小屯 M164:R9041:3; 13:2844,状如瓶口木塞,上端平齐,下端半球形突出,中间有一通孔,向内的一端大,向外的一端小(图三,1)。

铜质 15件,均呈小蘑菇形,圆釜,可插入策柄,底部无穿孔。如南阳夏饒铺 M6:9、10,韩城梁带村 M28:89、50(图三,2—7)。

骨质 2件,呈管状,横截面呈圆形,两端粗,中间细,中空。礼县大堡子山 I K32:8 和凤翔西村 80M118:17 属于此形制(图三,8、9)。



图三 鏃策握手

1. 玉质(安阳小屯 M164:R9041:3; 13:2844) 2—7. 铜质(南阳夏饒铺 M6:9 南阳夏饒铺 M6:10 韩城梁带村 M28:89 韩城梁带村 M28:50 三门峡 M2009:605-1 三门峡 M2009:605-2) 8、9. 骨质(礼县大堡子山 I K32:8 凤翔西村 80M118:17)

从上文形制分析看,策鏃的数量为40件,而握手数量仅发现18件,策鏃的数量明显多于握手的数量,鏃策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策鏃上。

根据墓中共存器物年代看,Aa型策鏃的流行年代在殷墟时期,以殷墟二期最为集中,上限可至殷墟一期晚段,是最早出现的策鏃。本部有榫的铜质策鏃年代约当殷墟晚期,但形制相同的玉质策鏃亦见于殷墟二期,且有玉质握手配套使用。Ba型策鏃的使用年代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以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最为流行,与铜握手配套使用。有骨帽的Bb型策鏃的使用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战国时期,与骨质握手配套使用。无骨帽的Bb型策鏃的年代为秦代,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晚的策鏃。从目前发现的策鏃看,年代上尚存在缺环,但仍可窥探出部分信息。Aa型策鏃虽然形制无太大变化,但仍有改进迹象,弯钩从上部下移至中部偏下,尖刺更加修长。Ab型数量明显低于Aa型,并未流行起来,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Aa型釜孔式安装方式比Ab型榫状安装方式更稳固一些。B型无弯钩策鏃的出现时间晚于A型有弯钩策鏃,形体短小,Ba型和Bb型的差别主要在于使用时间和制造使用方式不同。Ba型帽刺连铸,尖刺锋利,流行时间较早,年代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而Bb型帽刺单制,制作难度低于Aa型,整体显得简单短小,尖刺圆钝,使用时间在两周之际至秦代。

三、鏃策的使用方式及地域分布

(一) 使用方式

《淮南子·修务训》载“今有良马,不待策鏃而行;驽马,虽两鏃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鏃而御,则愚矣。”^④策柄上的尖锥状策鏃用来刺激马匹快速前进。对于A型有弯钩之策的使用方式,石璋如根据小屯M164鏃策的出土环境、共存器物认为,该件鏃策可能是骑马所用之策,与御车所用不同^⑤。井中伟通过梳理国内发现的有钩之策,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这类鏃策不仅可为车御所执,利用前端直刺马臀,也能为骑手所挥,利用倒钩侧击马臀^⑥。《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钩饰在前,错鏃在后,马欲进则钩饰禁之,欲退则错鏃贯之,马因旁出。”^⑦推测策上之钩可能有禁马前行之功能。无论如何,A型策鏃为两用之器。B型策鏃的使用方式当较A型策鏃更为单一,仅具刺马前行的功能。从目前考古发掘中所能辨识复原的策杆长度而言,安阳小屯M164出土的A型鏃策复原的策柄通长约为57.5厘米。南阳夏饷铺M6出土的Ba型鏃策有长约110厘米的扁圆木秘。临潼秦始皇陵一、二号铜车马出土的Bb型鏃策通长分别为75厘米和74.6厘米。总体来看,B型策鏃连柄长度大于A型策鏃,甚至长达2倍。此外,从共存器物、埋藏位置看,A型策鏃均出土于墓葬,除罗山天湖M12:16、M57:32这2件策鏃放置于椁室外,其余皆放置于棺内,与弓形器、钉齿衔等马器共存,无车器共存。B型策鏃除了出土于墓葬,也见于车马坑中,墓葬中的此型策鏃多放置于椁室,与马镳、马衔、害、辖等车马器共存,而车马坑中鏃策均放置于车舆前侧。总体而言,笔者认为,A型策鏃既可用于骑乘,也可用于驾乘,而B型策鏃可能更多的用于驾乘。

(二) 地域分布

鏃策是用来控制马的行进速度及节奏的一类重要工具,使用频率远低于普通鞭策,所以出土数量较少。研究其分布地域、传播路线相对于其他常用御马器而言,有一定局限性。笔者仅就目前所发现的材料进行尝试性分析。Aa型策鏃多见于晚商都邑所在的安阳地区,占比约44.44%,郑州地区、信阳地区、滕州地区、长治地区也有出土。郑州地区的2件Aa型策鏃与其他地区相比,均呈现出较早的特征。御马器弓形器M28:3与荥阳小胡村策鏃M28:9^⑧共存,这件弓形器器身较长,弓壁矮伏,内壁较短,外壁斜伸,铃首低于弓身底部两端连线所在的水平。据郜向平研究,这是弓形器较早的特征^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Aa型策鏃可能存在的演变关系,推测Aa型策鏃最早出现于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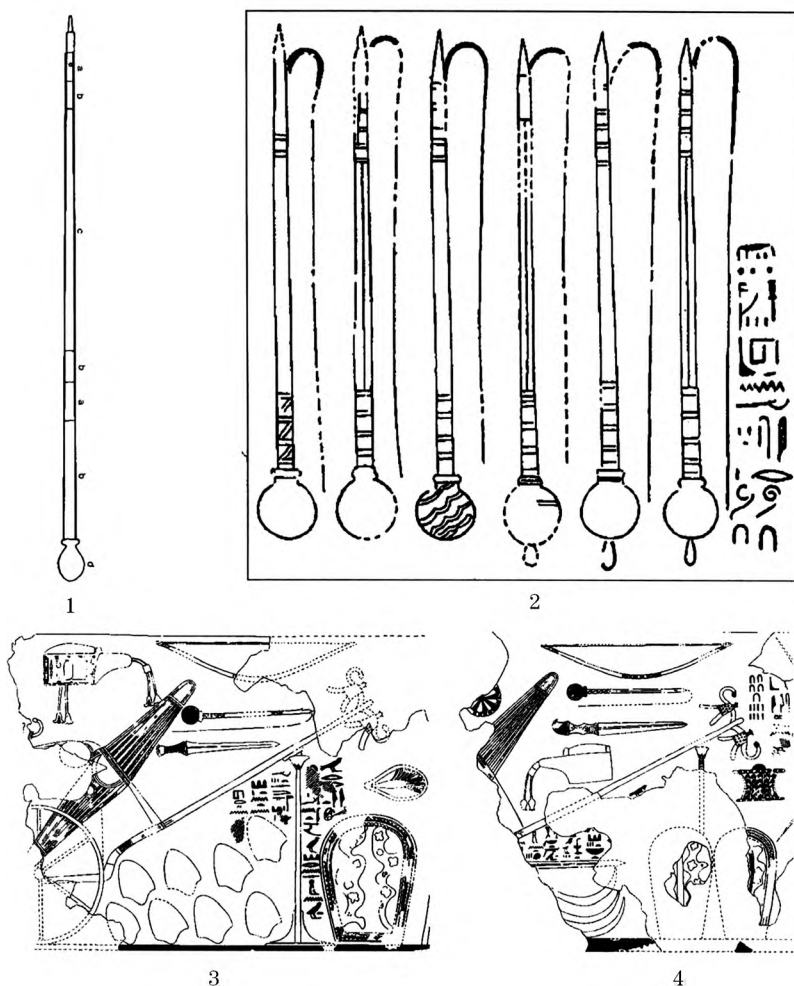
州地区,此后流行于安阳地区。Ab型策鋸及形制相同的玉策鋸仅分布在安阳和信阳地区,可能由Aa型策鋸分化而来。Ba型策鋸最早出现于灵台地区,渭南和三门峡地区最多,占比约75%,在南阳地区、西安地区、曲阜地区也有出土。此型策鋸的分布地域与A型策鋸分布地域无重合之处,其中,灵台地区所见此型策鋸年代最早,渭南等其他区域年代偏晚,呈现出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推测在甘肃灵台以西有年代更早的Ba型策鋸存在。期待日后有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弥补年代上的缺环。Bb型策鋸年代最早为两周之际,流行于战国时期,年代晚于Ba型策鋸,造型相差不大,仅制作难度降低,应是受Ba型策鋸影响产生的,是Ba型策鋸的简化形式。

有关鋸策这类特殊的御马器,目前也见于埃及地区。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

德·卡特在埃及“帝王谷”发掘出了第十八王朝第十二位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图坦卡蒙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34—公元前1325年,墓中出土的4号木质策柄长51厘米,末端装有青铜尖刺,紧邻其下有用来系鞭绳的横穿,策柄首部呈球状(图四,1)^⑬。第十八王朝第七位法老阿蒙诺菲斯二世时期,肯阿蒙之墓的壁画上也有鋸策的描绘。该墓外厅西墙壁画的第三层左侧竖向排列有6件鋸策,顶端皆有尖锐的策鋸,其下系鞭绳,柄部两端分段,握手处有一球状柄首(图四,2)。此处壁画第七、第八两层右侧各有1件鋸策,与战车、剑、弓、箭箠等共置一处(图四,3、4)^⑭。埃及地区发现的这类鋸策,顶端策鋸与B型策鋸形制相似,但比后者出现的年代早几百年,其间尚有缺环,地域分布上也有很大空白需要填补。从中国境内Ba型策鋸呈现出由西向东传播的态势看,埃及地区出土的这类鋸策或许可以为我们探讨B型策鋸的来源提供思路。A型策鋸与Ba型策鋸的形制、分布区域、传播方向均有所区别,两型策鋸的来源或许不同。

四、结 语

本文系统搜集了国内出土的先秦时期鋸策,策鋸根据形制不同分为A、B两型。A型策鋸形体较长,侧面有一个锐利的弯钩。Ab型可能由Aa型分化而来,但其榫状安装方式不如銜孔安装方式稳固,未流行起来。A型策鋸应为骑、乘两用之器,盛行于殷墟时期,以殷墟二期最为集中,上限



图四 埃及地区所见鋸策^⑬

1. 图坦卡蒙墓出土的4号鋸策 2—4. 肯阿蒙之墓壁画上的鋸策

可至殷墟一期晚段, 该型策鋸最早出现于郑州地区, 此后流行于安阳地区。B型策鋸形体短小, 无弯钩, 更多用于驾乘, 流行于陕西及豫西地区。Ba型策鋸帽刺连铸, 锋尖锐利, 使用时间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呈现出由西向东的传播态势; Bb型策鋸帽、刺单制, 锋尖圆钝, 使用时间为两周之际至秦。Ba型和Bb型使用时间和制作安装方式不同, 但整体形制相差不大。Bb型可能是受Ba型影响产生的, 是Ba型的简化形式。早期的Ba型策鋸与A型策鋸相比, 形制差异大、分布地域不重合且传播方向不一致, 推测A型和B型策鋸的来源不同。埃及第十八王朝所见鋸策形制与B型策鋸及相应握手形制相似, 或可为B型策鋸的来源提供一定视角和思路。

附记: 感谢导师王立新教授对本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和修改, 同时感谢井中伟教授在论文材料搜集、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注 释:

- ① (晋) 张湛注 《列子》卷8《说符》,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第100页。
- ② (汉) 刘安等编著, [汉] 高诱注 《淮南子》卷12《道应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下同, 第133页。
- ③ 孙机 《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 《文物》1983年第7期。
- ④⑤井中伟 《鋸策、钉齿镞与镞銜——公元前二千年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 《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 ⑥⑦石璋如 《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 下同, 第15—18页; 第34页。
- ⑧关于M164的年代, 石璋如 《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中组墓葬》, 报告中并未明确; 陈志达 《安阳小屯殷代宫殿宗庙遗址探讨》, 《文物资料丛刊》(10), 文物出版社1987年, 第74页, 根据墓中出土的陶甗、陶圆底罐及曲内歧冠式铜戈考察, 认为M164年代为殷墟二期; 朱凤瀚 《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 《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 文中也认为该墓的年代在殷墟二期, 即约在武丁中期偏晚至祖甲时段。从墓中共存器物看, 本文赞同学者们的观点, 将其年代定为殷墟二期。
- 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2001年, 下同, 第922—923页。
- 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第1033—1035页, 报告中将C7M21的年代定为人民公园一期, 大体和殷墟一期晚段相当; 朱光华、潘付生、魏继印 《试论郑州人民公园期商代遗存与盘庚复亳问题》, 《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文中认为人民公园两期延续时间不会很长, 年代介于浚北商城商文化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之间; 井中伟 《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 科学出版社2011年, 第50—52页, 文中认为C7M21的年代处于二里岗期向殷墟一期过渡的阶段, 采用“浚北花园庄期”的叫法。由于报告上的分期比较系统, 本文暂采纳报告上的分期意见。
- 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 科学出版社1959年, 第125—126页。
- 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 ⑬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 ⑭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简报中将M7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 胡子尧 《泾河流域西周墓葬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文中认为M7有早到西周早期的可能性。由于该墓被盗, 缺少可资断代的典型器物, 本文暂采用简报上的分期。
- 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编 《曲阜鲁国故城》, 齐鲁书社1982年, 下同, 第155页。
- 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编 《曲阜鲁国故城》, 第184页, 报告中将乙组M48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 许宏 《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 《三代考古》(一), 科学出版社2004年, 第276—290页, 文中认为乙组M48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王青 《海岱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 科学出版社2012年, 第25页, 将乙组M48的年代定为春秋早期。根据墓中随葬的青铜容器和车马器特征看, 本文赞同王青的观点。
- ⑰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 《罗山天湖商周墓地》,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 ⑱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 ⑲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1998年, 第102—104、227—231页。
- 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张家坡西周墓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第233—234页。
- ㉑王进先、杨晓宏 《山西武乡县上城村出土一批晚商铜器》, 《文物》1992年第4期。
- ㉒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信阳市博物馆、罗山县博物馆: 《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M57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
- 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册), 文物出版社2005年, 第344—346页。

-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编著 《三门峡虢国墓》(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23年,下同,第587页。
-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编著 《三门峡虢国墓》(第二卷),第227—229页。M2009出土10件“圆釜锥形饰”和12件“蘑菇状帽首”,其中有2件“蘑菇状帽首”形制不同,帽首上部镶嵌有绿松石,功能应有所不同,所以,剩余的10件“蘑菇状帽首”与10件“圆釜锥形饰”应为配套使用的鏃策。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上册),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7—19页。
-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范家庄东北地的两座商墓》,《考古》2009年第9期。
- 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编著 《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年度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257页。
- ⑧⑩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荥阳小胡村商周墓地》,中华书局2022年,第95—96页。
- 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考古所、韩城市文物局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西区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 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 M28 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编著 《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40—141页。
- ⑪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阳夏饒铺鄂国墓地 M5、M6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
- ⑫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阳夏饒铺鄂国墓地 M5、M6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简报上将 M6 的年代定为西周晚期晚段;徐少华 《关于南阳夏饒铺鄂国墓地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文中认为 M6 的年代在春秋早期,不早于两周之际;曾芬甜 《再议夏饒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文中也认为 M6 的年代在春秋早期。根据墓中器物特征看,本文赞同将其年代定为春秋早期。
- ⑬ 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1期。
- ⑭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澄城县文化和旅游局:《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东 I 区墓地 M 6 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2期。
- ⑮ 杨新平 《安阳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批商代青铜武器》,《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 ⑯ (汉)刘安等编著,〔汉〕高诱注 《淮南子》卷19《修务训》,第211页。
- ⑰ (战国)韩非 《韩非子》卷14《外储说右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
- ⑱ 郜向平 《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 ⑲ 该图改自井中伟 《鏃策、钉齿鏃与鏃銜——公元前二千年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文中的图五。
- ⑳ M. A. Littauer, J. H. Crouwel. *Chariots and Related Equipment from of Tutankhame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85: 47 - 49、61、89.
- ㉑ N. deG. Davies. *The Tomb of Ken - Amun at Theb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30: 29 - 31.

〔责任编辑 阴美琳〕